

輔治之劑也。○
○先論方主從
○不免稍誤。○

傷寒論

少陰者。口燥舌乾而渴。未成消也。至厥陰成消渴者。熱甚能消水故也。飲水多而小便少者。謂之消渴。火生於木。肝氣通心。厥陰客熱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。傷寒六七日。厥陰受病之時。爲傳經盡。則當入府。胃虛客熱。饑不欲食。虵在胃中。無食則動。聞食臭而出。得食吐虵。此熱在厥陰經也。若便下之。虛其胃氣。厥陰木邪相乘。必吐下不止。張隱菴曰。厥陰者。陰之極也。夫兩陰交盡。是爲厥陰。陰極而陽生。故厥陰不從標本。從中見少陽之氣化也。厥陰之爲病消渴者。經云。厥陰之上。風氣主之。所謂本也。故風消而渴也。氣上撞心。下焦之氣不和也。心中疼熱。中焦之氣不和也。飢而不欲食。上焦之氣不和也。夫三焦少陽也。經云。本之下。中之見也。厥陽中見少陽。故有三焦之病也。食則吐虵。下之利不止者。乃厥陰標陰爲病。經云。見之下。氣之標也。厥陰以陰寒爲標。虵乃陰類。不得陽熱之化。則頓生而吐。下之則陰極而陽不生。故利不止。吳謙曰。此條總言厥陰爲病之大綱也。厥陰者。爲陰盡陽生之藏。邪至其經。從陰化寒。從陽化熱。故其爲病陰陽錯雜。寒熱混淆也。消渴者。飲水多而小便少。乃厥陰熱化而耗水。厥陰之脈起足大指。循股內。入陰中。環陰器。抵少腹。貫膈上注於肺。熱邪循經上逆。膈中。故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也。饑而不欲食者。非不食也。因食則動虵而吐。故雖饑

而不欲食。食則吐蚘也。夫消渴多飲。饑不能食。則胃中所有者。但水與熱耳。若更以厥陰熱氣。挾蚘撞疼。誤認爲轉屬陽明之實痛。而下之。則胃愈虛。必下利不止矣。淺田氏曰。此厥陰之總揭也。夫厥陰者。寒之極。病之終。篤危莫甚於此。故先舉其危急者。以示之也。消渴。津液枯竭之候。舌盡紅赤。咽乾口燥。自在其中。撞者。如撞鐘之撞。言客氣築動之甚也。疼熱亦煩悶之劇者。舒氏以爲熱甚。非也。饑不欲食。卽懊憹之貌。蓋厥陰既逆於上。則胃中水液爲之驅。而客熱乘之。故發消渴等證。其危可立候。是以置吐利煩躁。四肢厥逆。而標此等證。以爲厥陰之綱領也。食則吐蚘。卽所謂胃中冷必吐蚘之義。蓋蚘厥偶有混於此者。故挾此一候。以示其別也。不唯蚘厥。熱厥亦爲易混。故又言下之利不止。而戒之也。夫寒厥。熱厥。蚘厥者。治法之所判。在厥陰則特爲緊關。是以舉此二句。辨別如此矣。

按此節乃厥陰病之提綱也。厥陰爲風木之藏。風字從蟲。風動蟲生。故化蚘最速。所以然者。手足厥陰。一在膈上。近心藏。一在膈下。近腎藏。如得少陽之溫化。則和風一至。萬物皆春。如下挾腎藏之寒。上挾心藏之熱。則風氣條寒條熱異物。從此化生。風既化生。異物則寒自寒。而熱自熱。故上見消渴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等症。下見飢而不欲食。食

則吐衄等症。若下之則腸胃空虛。寒熱相搏於腸胃而爲利不止之證。

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。

合下三節皆言厥陰之愈病也。

成無己曰。經云。陰病見陽脈而生。浮者陽也。厥陰中風脈微浮。爲邪氣還表。向汗之時。故云欲愈。

吳謙曰。厥陰中風。該傷寒而言也。脈微。厥陰脈也。浮。表陽脈也。厥陰之病。既得陽浮之脈。是其邪已還於表。故爲欲愈。沉裏陰脈也。是其邪仍在於裏。故爲未愈。

陳修園曰。厥陰風木主氣。厥陰中風。同氣相感也。風爲陽病。浮爲陽脈。今脈微浮。以陽病而得陽脈。故爲欲愈。若不浮。不得陽脈也。故爲未愈。又厥陰中風。有欲愈之脈。有未愈之脈。三陽經中風。有中風形證。傷寒有傷寒形證。三陰中。惟太陰篇有太陰中風。四肢煩疼。太陰傷寒。手足自溫。二證而少陰厥陰。但有中風之脈。而無中風之證。蓋二經受病。邪入已深。風寒形證更無分別。但陰經之脈。當沉細。今反浮者。以風爲陽邪。元氣復而邪將散。故脈見微浮也。浮則欲愈矣。若脈不浮。是邪深入。不能外散。故爲未愈。淺田氏曰。此手足逆冷。其人發熱惡風者。故爲厥陰中風。夫厥陰之脈微。今兼浮者。乃



邪氣還表向汗之兆。故云爲欲愈。若不浮者。轉變難測。故云爲未愈。不曰沉。而曰不浮。下字極活。此蓋論脈例也。說見於太陰少陰二篇。

按此節乃厥陰病欲愈之脈也。厥陰本爲風木之藏。今日中風者。蓋風過於寒。失其沖和之氣也。若得少陽之火氣。使寒邪外出。則脈必微浮。若不浮則邪未欲出。故曰未愈。可知厥陰必得少陽之氣。始能從陰出陽而自愈也。

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

成無己曰。厥陰木也。王於卯丑寅。向王。故爲解時。

方有執曰。厥陰之解。自寅卯而終。少陽之解。自寅卯而始。蓋寅爲陽初動。陰尙強。卯爲天地闢。陰陽分。所以二經同旺。其病之解。由此而終始也。

張隱菴曰。合下兩節。申明厥陰藉中見少陽木火之氣化也。從丑至卯上。乃少陽木氣生旺之時。厥陰而得木氣之陽春。故欲解也。

淺田氏曰。辨見於太陽篇。

按此節乃厥陰病欲解之時也。說見太陽上篇。茲不贅。

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

詮註真確
最宜詳玩

提消渴與渴欲
飲水比論可
知邪有淺深
○臨症者最宜注
意○

成無己曰。邪至厥陰。爲傳經盡。欲汗之時。渴欲得水者。少少與之。胃氣得潤則愈。張石頑曰。陽氣將復。故欲飲水。而少少與之者。蓋陰邪方欲解散。陽氣尙未歸復。若恣飲不消。反有停蓄之患矣。

汪琥曰。厥陰有消渴一證。不言自愈者。蓋熱甚而津液消燦。雖飲水不能勝其燥烈。乃邪氣深入。未愈之徵也。而此條之渴欲飲水。與之愈者。蓋其熱非消渴之比。乃邪氣向外欲解之機也。兩者自是不同。

陳修園曰。厥陰篇自提綱後。止此三節。提出厥陰病。其餘則曰傷寒。曰病。曰厥。曰下利。而不明言厥陰病者。以厥陰從中治。而不從標本也。

淺田氏曰。此承綱領消渴。以示其治例也。少少與之者。法也。非謂不與藥。但與水以助其藥力焉。耳。喻氏程氏錢氏魏氏并刪渴字。蓋據中篇五苓散之例。則渴字不可解。或曰愈者。非厥陰病愈之義。僅是渴之一證。得水而愈也。夫厥陰之渴。焉有得水而愈之理乎。此說雖有一理。恐非古義。

按此節乃厥陰病欲愈之證也。張石頑汪琥之註已明。可熟玩之。

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。虛家亦然。



此節提出由逆而厥。通貫以下六節。言厥病有陽虛陰虛之不同。究竟陰經以陽爲重。故前三節陽虛有死證。後三節陰虛無死證也。

成無己曰。四逆者。四肢不溫也。厥者手足冷也。皆陽氣少而陰氣多。故不可下。虛家亦然。下之是爲重虛。

喻昌曰。厥陰證。仲景總不欲下。無非欲邪還於表。使陰從陽解也。此但舉最不可下之二端。以嚴其戒。

張隱菴曰。此節申明厥陰不可下也。夫四逆者。冷至肘膝。厥者冷至腕踝。少陰病四逆而厥。厥陰病亦四逆而厥。故曰諸四逆厥。夫四逆厥者。咸藉生陽之來復。故不可下之。虛家亦然者。謂氣血兩虛之家。亦不可下。又不獨厥陰爲然也。

淺田氏曰。諸字。該下文諸厥之條而言之。四逆厥者。卽四肢厥逆也。成氏別爲二義。非也。不可下之者。謂諸厥雖有可下者。當其厥逆之時。下之一法。不可輕試也。論曰。傷寒五六日。不結胸。腹濡脈虛。復厥者。不可下。是之謂也。虛家言精脫之人。蓋精脫之人。患傷寒未必盡厥逆。恐只知厥逆爲不可下。而不知虛家雖不厥逆。亦不可下。按此節乃由逆而厥之虛證也。提曰諸四逆厥者。非四肢驟然厥冷。必先現或麻或木。



等象。而後、手足、乃漸厥。冷。可知其由下而來之虛證。故曰不可下。所謂虛家者。經云。精氣奪則虛。蓋指少陰、腎、藏、素、虛、之、體、而、言、也。亦與此同例。慎不可下耳。故連類及之。按厥逆二字。諸家以冷至肘膝爲逆。冷至腕踝爲厥。解之殊嫌未確。蓋肘、膝、腕、踝。只能辨肢、冷、之、微、甚。究非厥逆之本原也。茲略釋之。厥。說文。發石也。漢書。熒惑厥弛。註。動搖貌。石與星皆形圓之物。人身十二經絡。始於手太陰肺。終於足厥陰肝。陰陽相貫。如環無端。今動而失常。故名曰厥。至於逆。說文。並不順也。又廣雅。釋詁三。逆亂也。釋名。逆還也。皆亂而不順之義。人身天真之氣。逆不離順。今逆而不順。則少陰之根本動搖矣。故曰逆。本論中。少陰篇多言逆。厥陰篇多言厥。是可知厥屬後天。而逆屬先天也。又仲師言厥逆。有單提者。有并舉者。單提。如手足逆冷。手足厥寒是。并舉有先言厥而後言逆者。如厥逆無脈是有先言逆而後言厥者。如諸四逆厥者是。是可知從厥而逆者。病多實。而勢重。從逆而厥者。病多虛而更深也。推而言之。兩陰交盡。謂之厥陰。厥必挾有實邪。歸入厥陰。乃能成厥。故厥有從下來者。如素問陰陽大論云。厥氣上行。滿脈去形。又厥論云。陽氣衰於下。則爲寒厥。寒厥必從五指而上於膝。以陰氣起於五指之裏。集於膝下。而聚於膝上。故陰氣勝。則從五指至膝上寒。陰氣衰於下。則爲熱厥。熱厥必起於

足下。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。陰脈者。集於足下。而聚於足心。故陽氣勝則足下熱。是也。

有從中而來者。如素問。五藏生成篇云。黃脈之至也。大而虛。有積氣在腹中。有厥氣。名曰厥疝。又氣厥論云。脾移寒於肝。癰腫筋攣。脾移熱於肝。則爲驚衄。是也。有從上而來者。如素問。五藏生成篇云。咳嗽上氣。厥在胸中。是也。有從外而來者。如靈樞經脈篇云。兩手交脅。是爲臂厥。腎爲骨厥。膀胱爲踝厥。胃爲胛厥。膽爲陽厥。至於逆。則只有從下而上。從內而外。不必歸入厥陰。而自成逆也。如素問。逆調論云。陰氣少而陽氣勝。故熱而煩滿。陽氣少而陰氣多。故身寒如從水中出。四肢熱。逢風寒。而如灸如火。是當肉爍。身寒。湯火不能熱。厚衣不能溫。而不凍慄。名曰骨痹。此從內而外之逆也。又刺熱論云。肝熱病。氣逆則庚辛死。心熱病。氣逆則壬癸死。脾熱病。氣逆則甲乙死。肺熱病。氣逆則丙丁死。腎熱病。氣逆則戊己死。五藏但言氣逆。而不言證狀。惟腎熱病。後云。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。肝熱病。後云。其逆則頭痛員員。脈引衝頭。此從下而上之逆也。統諸經文。而細譯之。厥逆有氣機形證之分。故就氣機而言。則但以寒熱爲厥逆。就形證而言。則各有病狀爲厥逆。醫者不研究厥逆之所以然。安能見病知源。而胸有成竹哉。

傷寒。先厥後發熱。而利者必自止。見厥復利。

合下三節皆言厥利發熱之陽虛證。其生死當以胃氣驗之。

成無己曰。陰氣勝則厥逆而利。陽氣復則發熱。利必自止。見厥則陰氣還勝。而復利也。張隱菴曰。傷寒先厥者。言傷寒一日。厥陰受之。故先厥也。後發熱而利者。言二日太陽主氣。便得三陽之熱化。故發熱。夫發熱而利。則陽氣已復。非同厥利。故必自止。見厥復利者。言病不從三陽而解。復交三陰主氣。故復見手足厥冷。而得下利之證。按此節首論厥熱。乃論厥陰陽環轉次第傳變之意。夫病在厥陰。即以一日起。厥陰者。從一而三。從陰而陽。先天之氣始也。病在太陽。即以一日起。太陽者。從三而一。從陽而陰。後天之氣始也。夫本論乃無中生有之元機。先後二天之妙用。此之謂也。

吳謙曰。厥逆陰也。發熱陽也。先厥後發熱。而利必自止者。是陰退而陽進也。熱多厥少。病雖甚者。亦可愈。厥多熱少。病雖微者。亦轉甚。可知厥熱乃陰陽進退生死之機也。

淺田氏曰。此承上條。以明厥證發熱前後之別也。傷寒先厥。後發熱而利。言傷寒表證罷。先見厥利。而後發熱。非陰證始病。便見厥利也。先厥後發熱。而利必自止。乃厥陰之常候。下文見厥復利。乃預爲防變之辭。設厥利止而熱不止。反見咽痛喉痺。或變膿血。又爲陽熱有餘之證。當以厥寒與發熱之多少。知病之進退也。以上二條。當在傷寒一

二日至四五日而厥之上。此皆辨厥陰病厥冷者也。

按此節乃厥利發熱之陽虛證也。曰傷寒先厥後發熱者。謂陰極、生陽。前此之厥而利者。得少陽之火熱而利必自止矣。乃復見厥而利者。則知下部之陽虛而病勢危殆矣。傷寒始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而利。凡厥利者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恐爲除中。食以索餅。不發熱者。知胃氣尙在。必愈。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。後三日脈之。其熱續在者。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所以然者。本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。復發熱三日。并前六日。亦爲九日。與厥相應。故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後三日脈之而脈數。其熱不罷者。此爲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也。

成無己曰。始發熱。邪在表也。至六日。邪傳厥陰。陰氣勝者。作厥而利。厥反九日。陰氣多。當不能食。而反能食者。恐爲除中。除去也。中。胃氣也。言邪氣太甚。除去胃氣。胃欲引食自救。故暴能食。此欲勝也。食以索餅試之。若胃氣將絕。得麵則必發熱。若不發熱者。胃氣尙在也。恐是寒極變熱。因暴熱來而復去。使之能食。非除中也。金匱要略曰。病人素不能食。而反暴思之。必發熱。後三日脈之。其熱續在者。陽氣勝也。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若旦日不愈。後三日脈數。而熱不罷者。爲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。經曰。數脈不時。則生惡瘡。

方有執曰。食飼也。索常也。謂以素常所食之餅飼之也。一說無肉。索謂不令犯食禁也。旦日。明日平旦。朝而陽長之時也。夜半。陰盡陽生之時也。數以候熱。癰膿者厥陰主血。血熱持久則癰瘡。癰瘡則腐化。故可必也。

張隱菴曰。傷寒始發熱六日者。一日厥陰。即得中見之化。而發熱六日也。厥反九日者。作再經而不得中見之化。故無熱而厥。厥反九日而利也。夫厥利爲陰。故凡厥利者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恐爲除中。除中者。中土之氣外除也。若食以索餅。不發熱者。知胃氣尙在。必愈。夫索餅。麥餅也。麥乃肝之穀。能勝胃土。今不發熱。故知必愈。若發熱。恐暴熱無根。一時來出。不久復去。而爲除中也。夫以日計之。後三日。又當少陽主氣之期。若脈之而熱續在者。非暴熱無根。故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旦日。乃平旦少陽氣旺之時。夜半乃子時一陽初生之候。少陽氣旺。一陽初生。厥利當愈。又申明所以得愈者。以發熱日數。與厥相應。無有偏勝之故。設至此不愈。後三日又始於厥陰。而交於陽明。脈之而脈數。陽熱盛也。其熱不罷。火氣勝也。此爲太陽陽明熱氣有餘。必內傷血分。而發癰膿也。蓋厥陰包絡主血。若熱氣有餘。則傷血分。而化爲如癰之膿。非發癰也。

陳修園曰。此節大意。謂發熱則厥利止。熱去則復。厥利故厥陰發熱。非即愈。候厥利轉。

爲發熱。乃屬愈期耳。是以厥轉爲熱。夜半可愈。熱久不罷。必發癰膿。可知仲景不是要其有熱。要其發熱而厥利止。厥利止而熱亦隨罷。方爲順候。何註家不達此旨。強爲註釋。以致厥陰篇中無數聖訓。反成無數疑竇邪。

淺田氏曰。此節下條注文。疑後人之所加也。玉函無所以然以下三十八字。錢氏云。自始發熱。至夜半愈。是上半截原文。所以然者。至必發癰膿止。乃仲景自爲注脚也。又曰。厥反九日而利。句下疑脫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。不然如何下文有恐暴熱來。出而復去二句。金鑒亦云。不發熱之不字。當是若字。若是不字。卽是除中。何以下接恐暴熱來。出而復去之文也。云云。諸說紛紛。不一定。姑闕疑可也。

按此節乃發熱厥利之陽虛危證也。曰傷寒始發熱六日者。是陰寒得陽熱之象。而當解。況延至六日。又經氣一周之時。尤當自愈。乃不但不愈。且厥反九日而利者。是發熱六日而得老陰之數。爲陰勝。復厥利九日而得老陽之數。爲陽益虛。此證既現。陽象本不應厥利。今又厥而下利。故曰反也。既見厥利。又不當能食。今且能食。故亦曰反。乃胃欲絕。而求救於食之危兆。此時生氣存亡實難窺測。故仲景特揭出食索餅一法。以探胃氣之在與不在。索與素通。索餅者。卽磨麥爲餅。不加五味。以天然之穀食。接補天真。

之生、氣。所以然者。麥得五行之全、氣。而長、於、補、陽。若食之而暴、然、加、熱。則陽、已、離、根。乃除中、之、死、證。熱必來而復去。除中者。陽不安、於、中、宮。而立見、消、除、也。今食之而不發、暴、熱。是陽、尚、有、根。胃、氣、尚、在。可、斷、其、必、愈。然又當復發熱三日。與厥相應。陰陽乃得調和。期之旦日夜半愈者。旦日爲厥陰、少、陽、交、旺、之、時。故陰得陽生而愈。若不愈於旦日而愈於夜半者。是少陰之、陽、氣、本、虛。必得少陰、陽、生、之、時。而後陽、氣、方、能、回、復、也。若再三日脈之。而脈數。其熱不罷者。乃陽熱之氣有餘。必薰蒸榮血。而外發癰膿。即金匱云。熱極傷絡。是也。

傷寒脈遲。六七日。而反與黃芩湯。徹其熱。脈遲爲寒。今與黃芩湯。復除其熱。腹中應冷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此名除中。必死。

成無己曰。傷寒脈遲。六七日爲寒氣已深。反與黃芩湯寒藥。兩寒相搏。腹中當冷。冷不消穀。則不能食。反能食者。除中也。四時皆以胃氣爲本。胃氣已絕。故云必死。

張隱菴曰。上文言熱、氣、有、餘。而發癰膿。此言熱、氣、不、足。而內外寒冷也。傷寒脈遲。主血氣虛寒。六七日者。六日一週。七日來復於厥陰。夫厥陰得中見之熱化。其病可治。醫不知此。而反與黃芩湯。徹其外內之熱。夫熱除。則腹中應冷。腹冷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此

名除中。不必食以索餅。而知其必死也。

淺田氏曰。此條當移於傷寒四五日。腹中痛條之後。蓋彼云四五日。此曰六七日。皆是寒利也。然見脈遲發熱。誤爲熱利。與黃芩湯去其熱。而變遂至於除中也。徹與撤通。左傳。平公不徹樂。杜注云。徹去也。正同義。黃芩湯本苦寒中劑。故能制熱利。今與之而涼胃中。則腹中益冷。當不能食。然反能食者。是非胃和而能食。乃中空無陽。反見善食之狀。俗所謂胃祿將盡者也。故名曰除中。除中者。謂中氣被剪除也。易曰。枯楊生華。何可久也。病似有間。不死何俟。所以曰必死也。

按此節亦發熱厥利之陽虛危證也。緊承上節而來。上節是醫治不誤。而危機疊現。故設萬死一生之救法。此節曰。傷寒脈遲六七日。是熱爲假熱。遲爲真寒。雖經氣一週有餘。斷不可用黃芩湯。以徹其熱。如服湯後。而腹中應冷。又不能食。則陽未離根。尙可用溫劑。以回胃陽。設服湯後。而反能食者。此胃欲絕而求救於食也。名曰除中。必死無疑。傷寒先厥後發熱。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。咽中痛者。其喉爲痺。發熱無汗。而利必止。若不止。必便膿血。便膿血者。其喉不痺。

合下三節皆言厥利發熱之陰虛證也。

註亦明了。

此註頗貼切。

成無己曰。傷寒先厥而利。陰寒氣勝也。寒極變熱。後發熱。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咽中痛。其喉爲痺者。熱氣上行也。發熱無汗。而利必自止。利不止。必便膿血者。熱氣下行也。熱氣下行而不上。其喉亦不痺也。

喻昌曰。先厥後熱。下利止。其病爲欲愈。乃反汗出咽中痛。是熱邪有餘。上攻咽喉。而爲痺也。既發熱。雖無汗。爲其陽已回。所以利亦必自止。若不止。則無汗。明係邪不外出。熱鬱在裏。必主便膿血也。便膿血者。其喉不痺。是熱邪在裏。不復在表。在下。不復在上也。汪琥曰。咽中痛者。此熱傷上焦氣分也。痺者。咽中痛甚。其喉必閉。而不通。以厥陰循喉嚨之後。上入頰頰故也。無汗利不止。便膿血者。此熱傷下焦血分也。邪熱注下。則不干上。故曰其喉不痺。

陳修園曰。厥陰傷寒。先病標陰之氣。而厥。後得中見之化。而發熱。其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咽中痛者。陰液泄於外。而火熱炎於上也。內經云。一陰一陽結。謂之喉痺。一陰者。厥陰也。一陽者。少陽也。病厥陰而熱化太過者。其喉爲痺。所以然者。以下利不當有汗。有汗。則陽熱反從汗而上升也。最妙是發熱之時。陽守中而無汗。則熱與厥應。而利必自止。若厥止。而熱與利不止。是陽熱陷下。必便膿血。夫既陷。而爲便膿血者。則陽不

復上升。而其喉不痺。上下經氣之相通如此。

淺田氏曰。此乃上條傷寒先厥之注文。恐出於後人之手。然以發熱一證。分證三等。臨病之際。不無其機。讀者勿忽視焉。按痺與否同。否塞不通也。後世所謂喉痺之類。若使膿血者。以其熱自下焦漏出。故喉不痺也。

按此節乃厥利發熱之陰虛證。而涉及於手足少陰之經也。曰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者。是厥陰得少陽之火氣。而病當愈。若反汗出咽中痛。其喉痺者是熱化太過。厥陰必挾心火而上炎。故咽喉痛痺。若發熱無汗而利仍不止者。則厥陰必下挾腎熱。而便膿血。所以然者。熱極傷絡。勢所必然也。

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。而厥者必發熱。前熱者後必厥。厥深者熱亦深。厥微者熱亦微。厥應下之。而反發汗者。必口傷爛赤。

此節因原文前厥者後必熱。誤爲前熱者後必厥。故註家皆錯。今據王叔和脈經。孫思邈千金翼。證之不啻隻字千金。有功聖學。蓋後必熱。承上必發熱而來。文義始順。成無己曰。前厥後發熱者。寒極生熱也。前熱後厥者。陽氣內陷也。厥深熱深。厥微熱微。隨陽氣陷之深淺也。熱之伏深。必須下去之。反發汗者。引熱上行。必口傷爛赤。內經曰。